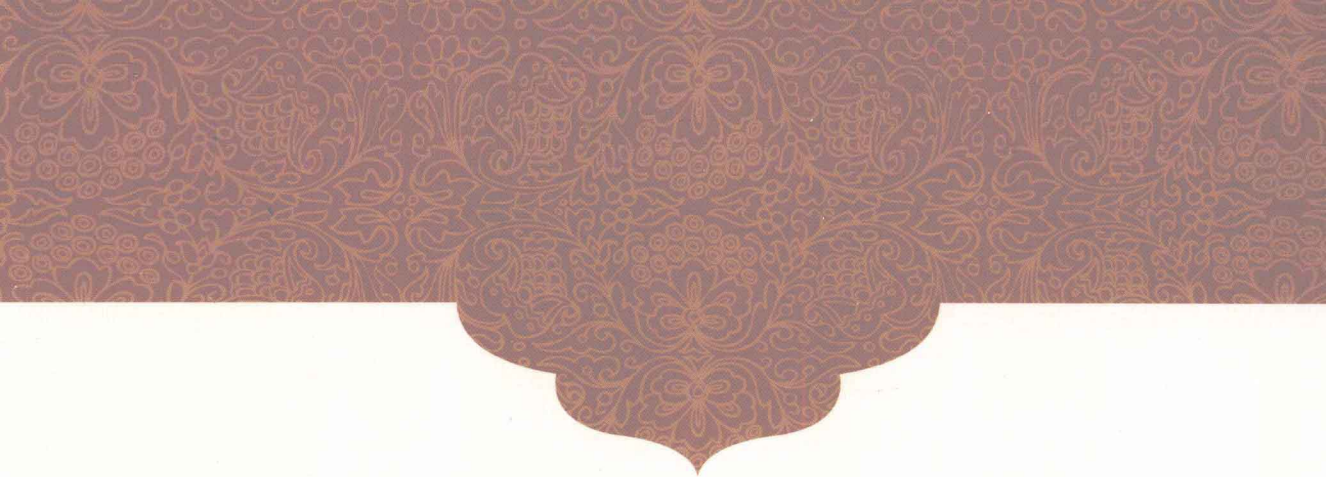




PROBE INTO THE TOURISM WORLD

旅游世界探源

谢彦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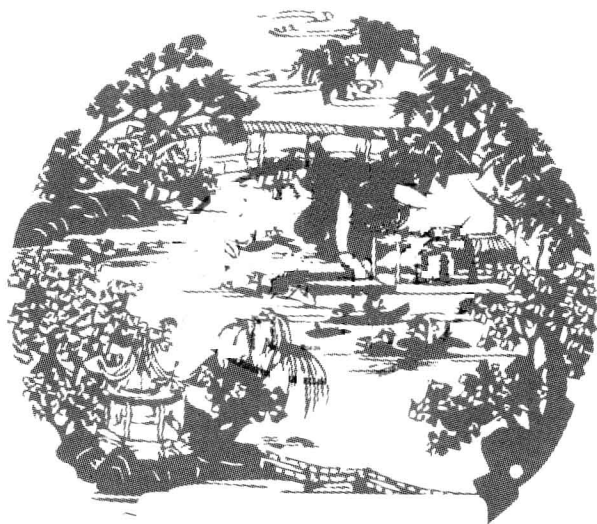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世界探源

PROBE INTO THE TOURISM WORLD

谢彦君 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延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世界探源 / 谢彦君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5637-2538-0

I. ①旅… II. ①谢… III. ①旅游—文集—IV. ①F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893 号

旅游世界探源

谢彦君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x@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甜水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2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 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戴斌教授的来信

(代序)

彦君吾兄如晤：

接到为君学术文集作序的任务，正在一次会议的间隙，没有更多思考便贸然应允了。学习之后，方知此著为君二十余年关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之代表作，并非我所擅长的领域和熟悉的文字，一时不知如何下笔为好。谨致此函，是否可用，请君定夺。

旅游理论研究是复杂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涉及到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基本概念、公理、定理及其推论，理论的表述与传播，以及在此之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对话逻辑。由于解释对象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多元化，旅游理论相对其他社会科学尤其复杂性。尽管托马斯·库克于1841年组织的火车禁酒之旅被公认为世界旅游业的开端，但还是会有人坚信马可·波罗、徐霞客的远行和一些帝王的巡游也是典型的旅游行为，甚至远古时的人类迁徙就已经包含了旅游的基本要素。虽然自1980年初期我国就设立了旅游本科专业，但是关于其学科定位、培养目标和教学研究方法也一直没有定论，结果无论是知识共同体还是学术共同体都迟迟得不到系统的构建。具体到学术实践中，由于研究人员学术背景的差异，有人从旅行社、饭店、景区、航空公司等特定的业态入手，有人从城市、乡村等目的地接待系统入手，也有人以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成熟学科的原理加以梳理，还有人边实践边思考，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旅游发展进入到大众化时代以后，开始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自游客、企业员工、社区居民、政府机构、社交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各种声音相互交织，加上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旅游理论正在从教育研究机构的小圈子逐渐走向众声喧哗的公众话语体系。很

多时候,我们已经分不清概念、观点、理论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事实上,旅游理论及其所阐释的现实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和世界旅游组织分别给出了相对权威的学术性和技术性定义之后,关于旅游的内涵与外延仍然是学术界和业界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我看来,吾兄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则是简单的。虽然你也做一些应用性研究,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五星级酒店老总呢。可是在大家的印象中,总觉得彦君教授不是在做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在为基础理论研究做准备。无论是有意为之的基础理论探索,还是诸如英国旅华度假休闲市场的应用性研究;无论是反身性的思辨,还是现象学的视角;无论是公开的学术演讲,还是师友间的私人言论,在迄今为止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旅游是什么?什么是旅游?”这一直指旅游理论核心的“终极之问”都是你全部旅游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处。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你的全部观点,我看彦君教授都是国际国内旅游基础理论绕不过去的标志性学者。正是由于你和东北财经大学旅游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旅游学术共同体才发现了可以渐进的、收敛的理论内核——体验,并在此基础上为国际旅游学术界贡献了中国的源智慧:旅游是个人出自愉悦的目的并利用余暇所获得的异地性休闲体验。拜读文集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想: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简单是纯粹,是真实,是力量,也是一种学术之美。

以君为代表的这一代旅游学人也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你留过欧,访过美,然而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有源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家国意识和人文情怀,也因此,吾视君为圈中可语学术,也可语思想和人生者。做学术研究时愿意读君旅游基础理论的高头大章,闲暇时则更喜欢读《枯叶集》,特别是那篇《记忆中的母亲》,至亲至情也至痛的家常话,每每让自己展卷潸然,掩卷而奋力前行。记得2008年9月11日的午夜,我们在大连临海的餐馆把盏言欢、纵论天下,时年五岁的小女在一旁反反复复地吟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说,这样的场景让你很惬意,很快乐;你问,不知道等她长大后,我们的情感的发展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可以说出自己迟来的答案了：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我们肯定会变得更成熟，更理性，也更有担当；因为彼此认同的简单，做学问的态度和生活的本质却一定会保持相知的最初。

此时，腊月二十三的京城正是漫天大雪，春天的脚步正在远方响起，遥思灵水湖畔，愿君精进、保重！

戴斌
2013-2-4
于中国旅游研究院

目 录

CONTENTS

导言：目标、路径与方法	1
上篇：终极之问——旅游本质的探求	9
旅游的三副面孔和精一本质	11
论旅游的本质与特征	13
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	21
旅游概念存在的泛化倾向及其影响	33
论旅游的现代化与原始化	40
旅游体验——旅游世界的硬核	44
现象世界的旅游体验：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	54
旅游体验的情境模型：旅游场	65
旅游体验的两极情感模型：快乐—痛苦	75
期望与感受：旅游体验质量的交互模型	84
下篇：体用之间——旅游现象的解释	91
永续旅游：新观念、新课题、新挑战	93
旅游交往问题初探	102
旅游、旅游体验和符号	108
观光旅游产品的价值构成及其补偿问题初探	120
旅游者度假选择行为分析	124
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控制与调整	132

对旅游产品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139
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	146
旅游网站的符号及其功能分析	152
以博客为舞台：后旅游体验行为的建构性诠释	162
锦州市国内旅游的客源分布模式	177
东北地区乡村旅游中典型元素的识别与分析	181
英国旅华度假旅游市场的基本统计特征及需求倾向	190
英国旅游者对中国旅游供给条件的认知水平及其分析	200
按需求特征细分英国赴华度假旅游市场	209
中国旅游城市竞争力评价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辨析	219
旅游文化及其相关范畴、命题的理论透视	229
关于中国旅游规划操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2
在旅游普查实践中用学术的眼光审视目前《国标》的得失	249
对旅游学学科问题的探讨	252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260
旅游理论与学科自觉	277
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中的教材建设问题	290
中国旅游研究的多维视野	294
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	309
全球旅游发展框架中亚太旅游业发展战略的多维比较研究	321
2006 年中国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评述	331

导言：目标、路径与方法

——谈谈我的旅游研究

从1987年进入旅游教学与科研领域,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正好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不管从个人的自然生命来说,还是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看,这么长的时间,对一个人而言都已经是一个不短的历程。这二十五年也是个人生命的菁华之际,其意义往往都是令人感慨万端的。倘能够有机会回头审度一下,也不失一次检讨的尝试。正是出自这种心态,当有人撷掇我把过去曾发表的论文拾掇拾掇,出一本集子的时候,我也就不揣鄙陋,择其合而能言一事者,装订成册,以方便于阅读,更期冀能与同人就科学研究的方向、路径与方法做一点交流。

我的第一篇旅游研究的论文,写作于1990年,也是我的学术生涯中公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此前在1989年发表的《预测价值的评价》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自1982年留校任教,到198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期间经过了默默无闻的七年之痒,这在今天可能都是不正常的情况。但在那个时代,这也许并不特殊。各种综合的社会因素和个人追求方面的作用,使得在高校中的青年教师往往都发文很晚,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如今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硕士研究生一入学,就可能有一大堆发论文的任务,于是,大家也就在这条轨道上一路奔忙下去,同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发表于《旅游学刊》1990年第4期上的《论旅游的现代化与原始化》一文,无疑是我个人从事科学研究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事件。尽管这篇文章就其方法而言并不具备当今我们共同推崇、笃信的实证研究范式的品质,但在表达我的旅游世界观方面,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已经是某种极为重要的奠基性的作品。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彰显了我对旅游的本质性的认识,形成了“旅游是个人内心世界与环境认知相互矛盾的产物”这样一种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一直延续至今,虽经过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阐发,但根本的认识其实

没有变化。该文所归纳的一个“心理状态与景观状态的关系”模型,后来也被我直接用到《基础旅游学》当中,作为一个常识性的模型加以利用。

沿着这篇文章所确定的基本方向,我开始了此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旅游教学与科研生涯。尽管我也曾在《旅游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涉及饭店管理等方面的论文,但数量并不多。真正体现我对旅游的一致性认识的文章,尽管在内容上可能涉及旅游的多个侧面,在工具意义上可能涵容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在研究的视角和路径上有着诸多的变换,但终其一点,自觉不自觉地,我采用的是“目的导向”的策略,始终用研究的终极目的来引导我的科学研究方向。这一策略的直接后果,促成了我的科学研究得以形成阶段性的合流,完成了几部观点相对一致的理论著作。今天,反观《基础旅游学》(1999;2004;2010)、《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2005)、《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2010,合著)几部著作的完成,其源流莫不出自我的这些表面分散、实则统一的旅游研究过程。也许在这一点上,使得这部论文集的汇编成册具有某种阐释的意义。为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论文的特殊性做一些梳理。

一、终极之问:旅游是什么? 什么是旅游?

不管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制度性安排,还是个性层面的好奇心使然,我在一进入旅游教学与科研领域,第一个遭遇到的困难就是试图回答“旅游是什么、什么是旅游”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初始动力后来演变成路径依赖,使自己似乎变得目光狭隘、角度刁钻、思路闭锁,在平时的各种学术交流机会中也都只有有限的话题与人共享,甚至当面对旅游研究在应用和对策层面的实用效率时尤其有某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当世界旅游组织等官方机构坚持不懈地使用其宽泛视角的旅游定义的时候,国内外学术界对概念性定义和技术性定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功能差异的完全漠视,更加剧了学术界对旅游本质规定性的认知差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斤斤计较于关于旅游的终极之问,倘不能跟着海德格尔等人走向哲学层面,几乎很难找到回应的声音。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虽然在最初被意识到为关键问题,但是直到今天,即使我已经在几部著作中近乎信誓旦旦地表达过,我依然深感话还远没有说清、理还没有讲透,尚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关于旅游的终极问题之不能解决,其自然夹带出来

的各种问题就纷至沓来,直接关涉到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行政管理、旅游高等教育实践和旅游科学研究工作。在我看来,这些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一切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反效率,都可能或多或少与旅游的终极之问未能获得圆满回答有关。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探寻恐怕是科学理论的必经之路。按照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观点,理论的最终价值就在于其能够也必将被证伪,理论的阶段性价值是理论的本质特性,因此,有关旅游的终极之问,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正是在这一主观认识的背景支持之下,我展开了有关旅游本质的研究。就其方法而言,这当中不仅有反身性的思辨,也有现象学的直观,同时也尝试借助于其他途径谋求答案。与此同时,我也注意从现实问题中反向推动我的求解过程,通过对大量实践层面所遇到的操作性困难来质疑旅游既有理论可能存在的缺欠。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最长,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比如最早的“论旅游的现代化与原始化”(1990),以及其后陆续发表的“论旅游的本质与特征”(1998)、“旅游概念存在的泛化倾向及其影响”(1999)、“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2010)等文章,无不试图回答“旅游是什么、什么是旅游”的问题。

有关旅游的终极之问,我在2009年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所做的题为“旅游的三副面孔”的主题发言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我对旅游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并肯定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門的“大旅游”观(我譬喻为“宽脸”)和旅游产业部門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我譬喻为“窄脸”),同时批评了中国旅游学术界在看待旅游现象的时候所呈现的摇摆不定、丧失自我身份的机会主义倾向(我譬喻为“变脸”、“阴阳脸”)。这样一种思想,后来压缩成一篇简短文字,题为“旅游的三副面孔与精一本质”(2011),作为《旅游发展研究》的刊首语发表。这篇文章不仅反映了我对旅游本质的认识,也综合了我对认识旅游本质的方法、观点、态度等方面的思考。

不言而喻,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这个“求一”过程之中,作为方法论的选择策略,我们不仅需要在黑格尔所评价的“综合”与“分析”两种方法中谋求平衡,落实方法适当性的原则,而且在中国的古老学术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富有智慧的哲学启蒙。比如,在老子的哲学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论;在孔子那里,也尤其推崇“一以贯之”的思想;而当王阳明坐在井边跟其弟子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时,已经与朱子所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异曲同

工之妙了。这些哲人之哲思,无不关涉对一事物的终极之问,因此就具有方法论上的智慧,从而启发并催促我们观照旅游的本质问题。

二、硬核之求:构造旅游知识共同体

世界范围之内对旅游现象的研究成果已经在支撑着旅游高等教育并使旅游学术共同体面临着塑造旅游知识共同体(旅游学科)的使命。用学科来统御旅游知识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的旅游教育必须解决一个知识传播的效率和效果的问题。一切试图脱离学科依赖和学制限制而要完成大学的专业人才培养任务的企图,都会遭遇知识传播方面的挑战甚至障碍,最终使大学的专业教育目标无法达到,进而造成全社会的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面对构造旅游知识共同体这一客观要求,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科学研究路径,恐怕就是首先要确定作为旅游知识共同体的硬核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规定。

在这方面,我的观点脱胎于 Eric Cohen 的体验理论,而放弃了 MacCannell 等人的本真性理论和其他一些观点,仅仅把这些理论和观点当作体验理论的某种延伸或展开。在此基础上,我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旅游体验:旅游世界的硬核”(2005)、“旅游体验的情境模型:旅游场”(2005)、“现象世界的旅游体验: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2006)、“旅游、旅游体验和符号”(2005)、“期望与感受:旅游体验质量的交互模型”(2000)、“旅游体验的两极情感模型:快乐—痛苦”(2006)。正是这些文章的完成,进一步催生了有关旅游体验研究的后期系列成果,尤其是《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2005)和《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2010)这两部著作的问世。

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当中,一个突出的观点是:体验是旅游的硬核。如果用一种定义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在所有渐进的、收敛的定义过程中,可以形成如下的理论推演:旅游是体验;旅游是休闲体验;旅游是异地性的休闲体验;旅游是利用余暇所获得的异地性休闲体验;旅游是出自愉悦的目的并利用余暇所获得的异地性休闲体验;旅游是个人出自愉悦的目的并利用余暇所获得的异地性休闲体验。这最后一种表达,实际上构成了旅游的概念性定义。

从知识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说旅游是体验,不过是为旅游寻找到一个立身之本、安身之家,它就仿佛一棵大树的根,或者一个人的心。至于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整体,如果拿一

棵大树来譬喻的话，它一定还有干、枝和叶。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叶，共同构成了旅游知识共同体的全体，而从事旅游问题研究的人员，则构成了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全体。这种逻辑上的协同性和自洽性，为旅游学科边界的划分，奠定了科学的标准和尺度。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旅游学术界，人们对旅游相关现象（那是大树叶子上附着的虫子）的研究，竟然往往能够肆无忌惮地登堂入室，甚至进而挤占了旅游研究的地位，而障蔽了人们对旅游本质的认识，也影响了人们对所有旅游问题以及旅游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度，甚至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三、理论之用：解释具体的旅游现象

理论的基本命题总是高度抽象的，旅游的理论也不例外。理论抽象的目的是寻求解释的效率和效果，而这种抽象的代价则是当其直接面对具体现实问题时在某些人看来所展现出来的疲软甚至无能。尤其是对于一些缺乏理论热情的应用或对策研究人员来说，尽管他们事实上无不借助某种理论说话，但当直面理论时，这些人又往往对理论敬而远之，甚至嗤之以鼻。他们以为“理论是灰色的”，所以是无用的；“实践之树常青”，所以可以埋头于实践而罔顾理论的价值。他们最典型的攻击手段是“理论脱离实际”。其实，理论一旦脱离实际，那就只能是坏理论，或不成其为理论。在通常的语境当中，人们所说的理论，无非是能对现实问题做某种解释的知识体系。

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可以达到其具有不可通约性的逻辑起点。就像心理学领域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其理论支点建立在“力比多”这一核心的基础之上一样，在旅游理论的探索过程中，人们也努力寻找这个理论支点。上述关于旅游是体验的命题，或多或少是在走这一条理论探索之路。一旦这个命题具有阶段性的理论解释功能，那么，利用这一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就成了旅游研究的具体操作实践了。

在具体的旅游世界中观察旅游现象，我们会发现旅游现象之纷纭复杂的程度可以说超越了很多社会经济现象。这种认识并不需要考虑“旅游引起了什么”或“旅游涉及到什么”，因为一旦放开这两个潘多拉盒子，旅游的边界将无穷无尽。相反，我们只要在“旅游是什么”和“旅游包含什么”这个层面上思考，就足可以看到，旅游已经是一种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了。正如我常常喜欢使用的一个解释手段所阐明的那样：如果把人生比作一个

连续的谱,那么,旅游并非人生的某个侧面,而是人生的一个时段或阶段。这样,人生所拥有的和包含的内容,旅游也会拥有和包含。在这一前提下,旅游的现实问题就极其复杂,想用高度抽象的理论予以直接和简单化的解释,自然会遭遇疲软甚至无力的局面。可以试想,一棵大树,尽管根脉、茎干是唯一的,但其交叉之枝、纷纭之叶,毕竟呈现的是千姿百态,如何可能用单一的根茎予以解释?但反过来,无叶之枝不成枝,无枝之茎不成茎,无茎之根不为根,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在旅游学术共同体当中,从事于关于“叶子”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成就着对“枝”的知识积累;从事于关于“枝子”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成就着对“干”的知识积累;而从事于关于“树干”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以集大成的姿态梳理旅游知识共同体长期积累的各类知识,并借此使旅游知识共同体这棵大树的“根”的存在有了理由。

本人在旅游研究实践中,也试图做一些关于“叶子”的研究工作。诸如“锦州市国内旅游的客源分布模式”(1993)、“旅游网站的符号及其功能分析”(2007)、“东北地区乡村旅游中典型元素的识别与分析”(2009)等文章,以及在1994—1995年期间针对英国赴华度假旅游市场问题在美国《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中国的《旅游学刊》、《旅游调研》等刊物上所发表的系列文章,都属于这类应用性的文章。这些研究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旨在通过描述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旅游世界微观层面的规律性。在此类研究当中,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往往走的是实证主义路线,力求使研究过程符合科学规范,因此具有明显的定量研究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中相对比较具有“科学”成分的研究工作。

除了这些可以被挂上“科学”标签的研究之外,我对当下受到旅游学术界或旅游产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也有所介入,而这些介入往往建立在本人对旅游本质规定性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在这些问题当中,有关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发表于《旅游学刊》的“永续旅游:新观念、新课题、新挑战”(1994)一文,可能是国内旅游学术界在相关领域比较早的一篇文献,曾在旅游学界和业界引起过一些关注。而“关于中国旅游规划操作问题的几点思考”(2001)则针对旅游规划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反思和批评。其他如“中国旅游城市竞争力评价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辨析”(2010)和“旅游文化及其相关范畴、命题的理论辨析”以及“中国旅游研究的多维视野:对国内和国外相关文献的

评述”(2003),也是一种基于旅游本质认识而提出的思辨性观点。

若从旅游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看,有关旅游的终极之间的回答,尤其在旅游知识共同体构建方面显示了它的迫切性和重大性。对此,我也在一些文章中有所涉及,如“对旅游学学科问题的探讨”(1999)、“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兼论旅游学科的成熟度”(2003)、“在旅游普查实践中用学术的目光审视《国标》的问题”(2005)、“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中的教材建设问题”(2008)、“旅游理论与学科自觉”(2010)等。除了这些书面文章之外,近年来我也在一些会议场合极力地大唱“学科”之歌,其单调程度,恐怕难免让人厌烦。而自己不厌其烦地重弹学科老调,主要的理由还是建立在旅游高等教育过程中人才培养的效率和效果方面。

四、方法之思：旅游研究方法的适当性问题

所有科学研究过程和成果最终面临的一个终极检验标准是对实践的解释能力。而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的选择取舍,构成了当今时代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受各种功利性的因素所左右,目前在很多情况下,研究中的方法被作为目的来加以追求,而不是当作工具加以利用,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在学术界并非个案。

本人的研究也涉及这个问题。由于从1982年至1997年一直还兼任统计学的授课任务,因此,对定量方法的青睐和应用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正是有了这个背景,在1993—1994年期间展开“英国赴华度假旅游市场研究”课题的时候,大量采用了定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诸多富有解释性的研究成果。其中发表于美国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上的“英国赴华度假旅游市场(The UK Market for Tourism in China)”一文也成了大陆作者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相关系列成果还陆续发表在《旅游学刊》和《旅游调研》上,当时曾得到国家旅游局主管《旅游调研》刊物的领导的书面表扬。

不过,在探讨旅游现象的本质规定性以及审视旅游学术界已经形成的一些指导实践工作的理论成果时,笔者发现,定量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释相关问题。在试图回答“旅游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鉴于旅游作为心理体验的一种方式,事涉意识、行为等心理现象,因此,笔者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至于这种方法的恰当与否,还有待大方之家的批评指正。

上篇：终极之问——旅游本质的探求